

## 尹仲容學長給我們的啓示

殷大平

沈怡先生說：最可惜的是，爲什麼待他過去了，我們才來想念他！

單純的想念，並不足表示對他的敬意。我們從尹先生十年來工作的成就中可以得到一種啓示；由於這個啓示，我們應該怎樣努力，來完成他未竟之志。因爲尹先生使我們的交大精神更堅強了，也更發揚光大了！

在非常的時代裡，需要一種非常之才；在艱難的環境中，需要一種苦耐的精神和意志。

尹先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裡的非常之才和革命鬥士。他能擇善固執，不顧毀譽，有勇氣打破現實社會中不良風氣的束縛，擊碎傳統的硬殼，達成任務。其行事作風，也正合乎 總統所號召的革新、動員、戰鬥的精神。

再簡明一點來講，就是尹先生能做，而且肯做。明朝的王陽明先生，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先後倡知行合一及即知即行之說；皆着重在一個「行」字上。而今，尹先生實爲我們這個時代裡奉行他們所主張的唯一代表。

於是，我們得到了啓示！

在我們的社會裡，並不缺乏聰明才智之士，也不

缺乏良好的政策和計劃。唯一缺乏的則爲良好和澈底的執行。我們有許多事情失敗了，但並非計劃不好，而是做壞了！

讀小學的時候，一位老師也會訓示過，他說：世界上各種民族中，德國人代表只做不說，英美人則說了就做，而我們中國人常常是只說不做。希望我們這一代能够改良。三十餘年來，言猶在耳，我們比那時進步了多少呢？

所以，紀念尹先生最好的表示，就是秉着他生前的大無畏精神，努力把他遺留下來的的工作，去切實的做好。使他所加在我交大精神上的光輝永垂不墜！

### 仲容學長 千古

同學憶當年卓異才華罕仲動猷為國重  
述哀叢此日清廉節操雍容雅度繫人思

弟王 沈敬輓

## 同聲悼念尹仲容

聯合報記者  
林笑峯

被譽爲自由中國歐哈德的尹仲容先生，於本月二十四日的清晨一時二十五分，突因肝炎惡化逝世的消息傳出後，不管認識與不認識他的，都爲之同聲一哭，際此國家經濟發展尙待尹先生繼續發揮他的智慧，運用他的魄力的時候。尹先生突然撒手西歸，這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大損失，也可以說是國家社會一個難以彌補的一大損失！

### 以硬漢見稱於當世

現在，當我提起筆的時候，尹先生生前的音容，歷歷猶在眼前，使我不禁潸然淚下。我和尹先生相識，已經十三年了。當民國四十年間，尹先生擔任中央信託局局長時，我正好負責採訪中央信託局的新聞，那時，我曾經聽過很多工商界的朋友說，尹先生是一個性格倔強，獨斷獨行的官員，尤其不願意接見記者。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們採訪中信局新聞的同事在一個適當的安排之下，和尹先生見面，尹先生竟然同意在每週二的下午，和我們見面一次。雖然尹先生是擔任生管會副主委和中信局局長的職務，從他的談話中，他對於當前的國家經濟政策，曾經提出不少精闢的意見；尤其是評論某一些事情，往往一針見血，令人興奮，在幾次的談話過後，我覺得尹先生並不如一

般人所說的，不願接見記者，甚至，對於我們不瞭解的一些問題，尹先生不厭其煩向我們解釋。有一次，他會對大陸時期的大公報社論，提出他的意見，他說，一般人對於以前大陸時期的大公報的社論，佩服得不得了，其實，我就覺得不然，我以前曾經把大公報的社論，一篇篇剪貼起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將大公報的先後社論讀了一遍，我發覺他們並沒有貫徹他們的主張，前後常常發生矛盾。他這段話，使我畢生難忘，尹先生對於一件事的判斷，絕不盲從，絕對以事實求證，由那時我對於尹先生的觀念即開始改變，有時候，我碰到一些難以瞭解的經濟問題時，我常常跑到他的局長辦公室，坐在他的桌前，向他提出，徵求他的意見。那時，擔任的職務較爲單純，有時，一談就是半個鐘頭以上，記得有一次，他想到南海路去。可是，他對我提出的問題，只談了一半，我剛想提早告辭。他不肯，他說，你和我一同坐車，在車內，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談談。

### 勇於負責勇於認錯

尹先生在中信局局長任內，和我們的定期談話，從來不爽約，雖然，直到他出任經濟部長時，才告中斷，但是，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他出任外貿會主委後

，他再度恢復和我們定期每週談話，一直到他進入榮民醫院前四天，還和我們侃侃而談，有時候，我們幾個同業人未至齊，尹先生在臺灣銀行，還打電話來美援會，問問我們是否已經到齊，如果到齊，他立刻過來。從這些小地方，就可以看出，尹先生是一個絕對負責，守信用的官員，他和我們的定期談話，自四十七年四月開始，已達一九〇次，他的談話紀錄將近一百萬言，他和我們見面時，沒有茶點，沒有香煙，在夏天頂多一杯冷開水，冬天一杯熱茶，但是，我們對於他的談話，百聽不厭，因為，他句句言之有物。使我們得益非淺。他曾經說過：「我和他們幾位記者見面，並不是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新聞記者招待會應該在新聞局舉行，我不過是和他們幾位老朋友隨便聊聊：……」雖然，他只是隨便聊天，但是，他的見解，他的主張，常常是第二天各報經濟版的頭條新聞。

尹先生個性倔強，是事實好辯，也是事實，對於每一件事，他一定要爭論到底，他不但和我們談話時，常常發生爭辯，在外貿會主任委員辦公室中，他也常常和幾十年的老友俞汝鑫先生高聲爭論。但是，他對於處理每一件事，事先都是經過多方面的考慮，他甚至為了研究一項問題，遍搜各國有關書籍，加以研究，然後才提出他的主張，並且澈底執行。不過，當他發覺某一措施是錯了他立刻改變，例如在四十九年八月間，爲了禁止中藥進口問題，事後發覺不對，便據，向我們解釋，有人問他，這又不是你的職務，你爲何要管這許多事？他說，我是國民一份子，提供我個人意見總可以吧！

###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尹先生從外貿會主委，兼任美援會副主委，再兼任臺灣銀行董事長，他的責任一天一天加重，他的公務越來越繁重，許多事，沒有人管，不得不由他來。因爲，他已經是出名的硬漢，大家都相信，他有獨特見解，有事找他，可以乾脆解決。但是，他的精神似乎越來越差，他每天上午八時半就到外貿會，先看看一些報紙，九時左右到美援會辦公，其後再到臺灣銀行，中午十二時過後，外貿會的職員都下班了，他再到外貿會批閱公文，事情一忙，常常到一點多才回家吃中飯，下午二時左右又要開始一趕三了，直到傍晚六時過後，他還在外貿會辦公，有時候，還得一天出席好幾次的會議，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找到他，他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很急躁地說：你看，星期六下午，我還得辦公。他早已知道他的體力支持不了，他曾經向當局數度提出辭去外貿會職務，但是，國家需要他，他也爲了國家，不得不支撐下去，他有湖南驢子的脾氣，撐得了，一定要撐下去，直到撐不下去了，垮下去就算了，如今萬想不到尹先生會真的撐不下去了。

立刻開放，我當時會問他，爲何禁了又開放，害得不少商人賠錢？他坦白地承認錯了，他說，難道我錯了不可以改過來嗎？由此，可以看出他辦事敢於負責的態度。

### 外匯改革厥功至偉

尹先生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在短短五年中，把外匯貿易政策改革成功，他在四十七年四月擔負外匯貿易改進時，他曾說過改進的方案的基本精神，在於鼓勵出口及限制非必要物資之進口，使國際收支逐漸平衡，他的目標是簡化匯率以達到單一匯率，廢止限額申請以達到自由申請。事實上，這些目標在實施後的一年至三年中，已經全部實現了。在四十八年八月間，外貿會討論廢止貿易商限額申請，而改爲自由申請時，出席各委員却不贊同，認爲後果嚴重，不可輕舉妄動，但是尹先生參考了一些統計資料，堅持應予通過。他說，有什麼後果，我一個人負責好了。就這樣，自由申請得以實現，幾年來，貿易商頂讓牌照的惡習，終於革除。不過，尹先生對我們說過，他認爲這項措施的成功，是由於得到金融界協力的支持。

尹先生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縱使不是他的職務範圍的，也常常提出他的見解，例如，飾金八七五成色和飾金原料金標售辦法，以及發行百元大鈔的問題，事實上，都不是他的主要職務範圍。但是，他挺身而出，在立法院答覆立委們的質詢，提出很多資料根

呢！

### 用人唯才治事嚴謹

我深深了解尹先生的爲人作風，在他的職位步步高升的時候，他沒有考慮他本身健康的後果，他沒有一個幹部，他的用人，都是朋友們推薦給他的，這在外貿會，美援會，臺灣銀行的同事中，都可以找到證明，但是，他對於部下的條件，非常苛求，他對於某一項措施，先從多方面考慮，並且根據統計數字，然後再作決定，因此，有時對於所屬單位提出的案件，如果發覺稍有偏差，立即飭回重新修改。美援會某單位高級官員說，我們和尹先生做事，覺得尹先生爲人很好，有人說他很兇，其實一點也不兇，只是，他對於部屬辦事條件很苛求，但是，站在公家的立場來說，這是對的。外貿會某單位高級官員說，給尹先生看公事，一定要簡單扼要，兩句話就走，不可以說得太

多。

在最近一年來，尹先生所受到的打擊委實不少，去年美援改爲貸款方式，七月間的副霍亂發生，使輸日香蕉大爲減少。美國又限制棉織品進口。這些直接影響到外匯收入和平衡，尹先生費盡心血，幾年來改革外匯貿易的成就，外匯頭寸才略有積存，如果，沒有好好善予應付。豈非前功盡棄？因此，在表面上，

他還是很樂觀，其實，明瞭他的內心的人，都會了解他是非常痛苦的。

### 噩耗傳來人多落淚

尹先生雖然去世了，但留給每個人不可磨滅的印象，想不到，在去年十二月廿一日下午，他和我們的談話竟成爲永遠的訣別，他和我們談話的第四天，就進了榮民醫院檢查身體，他只是感身體不適，不思茶飯，他準備三天就可以出院，他預定在星期五，主持外貿會例會，想不到，不過短短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所尊敬的尹先生遽爾殞沒了，當廿四日噩耗傳出後，外貿會，美援會，臺灣銀行的職員，都齊聲悼惜，甚至悲傷下淚，當天下午，我到外貿會主委辦公室時，我看到尹先生的辦公桌依舊，只是人去椅空，和尹先生有數十年之交的摯友俞汝鑫先生，正在收拾他桌上東西。俞先生嗚唏地說，尹先生已經沒有了，我還呆在這裡辦什麼公？我還是回到中信局去。一個朋友，肯陪伴着尹先生，肩負起艱難的責任，不求名不求利，如果，不是受到尹先生的精神感染，何至於此？

今後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聽不到他的聲音，在我個人來說，是失去了畢生難忘的一位老友！一位敬佩的良師，寫至此，眼已溼，筆已澀，喉頭又像被一團硬東西塞起，內心有說不出的哀慟。

### 臺灣省議會通過建議

#### 請政府公葬尹仲容

二月四日在台中召開的台灣省議會，會通過一項臨時動議案，建議政府公葬尹仲容，以慰忠靈，動議案的理由，是尹仲容氏自民國卅八年出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歷任中央信託局局長、經濟部部長、現任外匯貿易會主任委員兼任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臺灣銀行董事長以來，策進本省工業建設，主持國家財經大計，豐獻懋績，功在國家，吾人緬懷風範，追念賢勞，擬請依照公葬條例規定辦理。

## 何處再找我國的歐哈特——尹仲容

徵信新聞

### ——痛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的談話——

西德的歐哈特，復興了廢墟上的新工業，使其國家仍能稱雄世界，其個人與其國家的前途，仍在日進無疆之中，而我國的歐哈特仲容先生，竟中途撒手去了成爲朝野一致公認無可彌補的國家一大損失。我在九年多前，吳鐵老逝世之頃，蕭同茲兄要我立刻撰文悼念他，曾就鐵老備受同志敬愛的一些事實，寫就「何處再找鐵老去」一短文，而今余紀念兄又要我立刻寫成這類文章，我除落淚外，何忍下筆，但想到他病入醫院前三天的晚上，將近兩小時的晤談，又何忍不略述他等於最後的遺言，特與國人同聲一哭。

那天晚間八時許，我因久未和他長談，電詢他有暇否，他表示歡迎。我一見他後，覺得他又消瘦了許多，面色亦不很正常，忙與他握手，急想知道他的手掌是否還和兩個多月前到立法院報告時那樣的冰冷，但却暖。他並說，我正在繼續設法減輕肥胖。我又語以你必須到醫院裏去治療痔瘡及糖尿病纔是，他仍婉謝。及我問及外匯貿易金融財經的近狀與前途如何時，他的話匣子又打開了，但已不像過去那麼的積極而樂觀。以下都是他談話的實錄，係我在當晚回寓後記入手冊上者。

他對外匯貿易業務雖仍不願表示悲觀，但已掩不住他的憂慮。他說：「到本年底，可以做到二千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外匯收入總額，臺糖還是主要輸出之一。」又說，「洋菇輸出，雖限定一百萬箱，最後可能超過此數，像上年規定六十萬箱的超過二十萬箱。但洋菇剛在國際市場上露面，還沒有站牢腳步，稍不小心，就會倒下去。我最擔心大家一窩風的趕熱鬧，現在又已經發生危險的信號，農民私自引進日本的小菇種籽，却不知趁他小時就收穫，待他稍大時，已發黑色，結果只有把他剔除，這雖是他們的自討苦吃，但政府必須嚴加管教，已無可否認。我的限制洋菇輸出量，同於過去的反對臺米對日增加以及不久以前建議財政部停止再開放保險公司的設立，人家總不原諒，我都不在乎。」又說，「我已停止再輸入電視機配件零件，以節省二百多萬元的外匯支出，日本和國內部份人士攻擊我，我也不在乎。」又說，「明年四月開始，日本決定香蕉自由輸入，自民黨希望我能辦到統一採運機構，簡化過程，並增加產量及輸出量，我將以作戰的精神，達成有利於我的他們這種希望。你會盡力排除木材銷日障礙，日本進口商都認爲每年購入